

10月6日,著名翻译家高莽仙逝,不知为何内心非常平静,并无大悲伤。正如先生女儿所说,先生的一生精彩而丰富;更因为曾经亲面过先生高远旷达的笑容。

如果要去拜见一位高龄老人,说些什么话才算得体呢?问候身体好吗?年龄大了,自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毛病。那,祝他长命百岁如何呢?可是如果人家已经九十岁高龄,难道你要暗示对方只有十年光阴可活了吗?左右都不是,那我们就来回忆往事吧。逝去时光,无论是艰难还是荣耀,想来都会付诸笑谈的,还能活跃气氛,这应该不会差了。可是也不对,话题的空隙,老人难免会倍感今非昔比,觉今是而昨非,自然要感慨时光不再、愁绪万端了!

看来,看望老人、与老人交谈,真是得十分小心才是。

果真如此吗?近来一次探望高莽老先生,却让我为这种自以为是的“照顾”和“禁忌”而羞愧万端了!

也是凑巧,高莽老师今年正是耄耋之年。老先生满头银发,却如韧草不惧强风,根根挺立;却也不拒微风,偶尔以调皮的姿

## 长寿极限

人能够活到多少岁?这是科学家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。1997年8月4日,法国有一位名叫Jeanne Calment的老人去世,她活了122岁,是至今所获得的最长寿的纪录。

纽约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医学院的一位名叫维杰的教授说:过去的几十年中,人的寿命在不断延长,但是,长寿是有极限的,极限就是115岁。

1900年,美国出生的婴儿平均寿命为50岁,现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平均寿命可以达到79岁。日本的平均寿命最高,已经达到83岁。维杰教授在作出长寿极限结论时也沿用了这些数据,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些数据的,他首先确定某一年份,再看这一年不同年龄的人有多少,并和前一年作对比,年复一年就可以看出每年每一特定年龄的人的增长率有多少。结果显示增长率最快的人群是老年人,以法国为例,在1920年代增长率最快的是85岁的女人,而1990年代增长率最快的是102岁的女人,假如这一趋势可以持续,那么,现在法国女人增长率最快的应该可以达到110岁。但是情况并非如此,高龄者的增长率开始变小,而且干脆停止了。

维杰教授评论道:年岁最大的老人人数的增长率在1980年代就开始减缓,在2005年左右就停止了,这种情况说明人的长寿是有极限的。

为了对长寿极限作进一步的论证,维杰教授的团队跟踪了世界上534名最长寿者,记录他们逝世时的年龄,并收集了自1960年代以来最长寿者的个案,结果是1968年,最长寿者为111岁,而在1990年代,最长寿者是115岁左右,然后就不再增加了,前文提到的活到122岁的Ms. Calment是一个极端特殊的例外,之后,再也没有人超过115岁。不仅如此,第二最长寿者、第三、第四甚至第五最长寿者的数据也指示了同样的趋向。

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,来自医学的发展,比如抗生药和各种治疗慢性病、心血管疾病的药物的发明,也来自生活方式的改变,如戒烟、健康饮食等。但是现代社会的这些成就最终还是不能逆转生物衰老的过程的。维杰认为,人的衰老是DNA受到的破坏积累而成的,人体可以对它进行一些修补,延缓衰老,但是最终因破坏太多而无法修补了。

对于人类来说,重要的不是延长寿命,而是要延长健康的生活。



态摇摆着。老先生脸上始终挂着笑容。这种笑容不是应酬,也不是敷衍,更不是强作欢颜,而是一种与自我的完美和解。

高老师笑声爽朗,虽然说的都是不爽快之事:“耳朵也听不见啦,眼睛也看不清,都要戴助听器、戴老花镜,也装的假牙……”我惶恐,立刻搬出一套人人惯用的俗世言语:“但是您看起来还是挺硬朗的!多注意休息啊。”高老师毫不介意地开怀地大笑:“老啦,不行啦!”弄得我反而久久不能释怀。老先生说着便饶有兴味地询问我们的工作事宜,还孩子气地问我们讨要新书。

高老师的女儿患帕金森病,与父亲一样乐呵呵的她因病举步迟缓,却让本来就生得富态的她平添风度。一双多病的父女,谈话间却不乏幽默。当我们谈论起高老师的藏书,他望着女儿笑道:“以后等我走了,这些书就随便你们糟蹋啦。”一听这话,我立刻在心内直叫不好,怎么能这么说话呢!瞬间收敛起笑容,快速转动着脑筋,搜肠刮肚想来掩盖这不祥的话头、这令人不安的话题。然而眼前的父女俩,却依然如春风拂面般相视而笑,女

儿缓缓地向我解释道:“我要帮我爸收,他就会笑我说,你这帕金森不行,哈哈……”对于人生大限这个我觉得是个百般禁忌的话题,父女俩就像谈论一次晚餐、一趟旅行,如此轻松,如此得大自在。高老师未觉不快,女儿亦未觉不妥。倒是我这个客人,紧张兮兮甚至神经兮兮,真是又幼稚又可笑啊。

高老师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、做得一身好翻译,还工于绘画、书法。谈话间,他来了兴致,起身取纸笔要为我们画像。我们自是惊喜不迭。他画得很快,其间还非常挑剔地将不满意的轮廓撕掉重来。现今,看到他在画像上“九十老朽高莽”的题词,我仍有热泪上涌的冲动。这若让他老人家看见,真是见笑呢!

人生倏忽而过,莫论耄耋之年,就是所谓年轻如我们,又如何呢?莫去嘲笑螻蛄不知春秋,朝菌不明晦朔,我们没有任何值得引以为戒的。光阴百代,未若都是过客。年龄没到那个数字,就洋洋然不知死之将至,只不过因为目光短浅又缺乏想象力罢了。当然,如此并非是说人终有一死就是高瞻远瞩。而在睿智、明朗

照入峡谷,这是峡谷观光的最佳时间,可谓是地上阳光灿烂,谷内彩虹摇曳,让我们欣赏到了这色彩的华尔兹,光影的交响乐,因而羚羊峡谷又被称为羚羊彩穴。

羚羊峡谷是由质地并不坚硬但色泽却十分清丽的红砂岩组成,在暴雨洪水及巨风砂石的千万年冲刷下,谷内岩石被冲击出千姿百态、奇崛各异的造型。就像一个大师级的雕刻家,把这里的岩石当作雕塑体,以丰富的想象、精湛的技艺、多变的笔法创作出了风姿绰约、风情万种而无一雷同的作品,陈列在天地之间。而

里恨恨地骂她“两面派”,我晓得她也是喜欢古典戏曲的,曾经我和几个戏迷聚在一起唱戏,她进来参加,清唱一段《穆桂英挂帅》,十分传神。可在老师面前却装出一副很革命的腔调来批评我!从此我见了她的面招呼也不打了,像不认

少年时性格胆怯羞涩,成绩一般,是属于中下游的群众。而她功课又好积极向上,头一批入了共青团,并当上团支书。我与她鲜少交往,碰到点点头,打个招呼而已。

那时我正着迷于古典戏曲,沉湎于才子佳人的故事,与当年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。我母亲很是担忧,便向我的班主任“告状”,希望老师能教育敦促我进步。记得班主任几次找我谈话,苦口婆心而语重心长,无奈我却屡教不改。

有一次,我已忘了在怎样的机缘下,无意听到了班主任与团支书的对话。班主任希望团支书发挥团组织的力量来帮助我,团支书以激愤的口吻道:“……她一点不关心集体,不参加班级活动,离团员的标准太远了……”当时我心跳加剧,脸颊发烧,慌忙离开。心

我缓缓地向我解释道:“我要帮我爸收,他就会笑我说,你这帕金森不行,哈哈……”对于人生大限这个我觉得是个百般禁忌的话题,父女俩就像谈论一次晚餐、一趟旅行,如此轻松,如此得大自在。高老师未觉不快,女儿亦未觉不妥。倒是我这个客人,紧张兮兮甚至神经兮兮,真是又幼稚又可笑啊。

高老师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、做得一身好翻译,还工于绘画、书法。谈话间,他来了兴致,起身取纸笔要为我们画像。我们自是惊喜不迭。他画得很快,其间还非常挑剔地将不满意的轮廓撕掉重来。现今,看到他在画像上“九十老朽高莽”的题词,我仍有热泪上涌的冲动。这若让他老人家看见,真是见笑呢!

人生倏忽而过,莫论耄耋之年,就是所谓年轻如我们,又如何呢?莫去嘲笑螻蛄不知春秋,朝菌不明晦朔,我们没有任何值得引以为戒的。光阴百代,未若都是过客。年龄没到那个数字,就洋洋然不知死之将至,只不过因为目光短浅又缺乏想象力罢了。当然,如此并非是说人终有一死就是高瞻远瞩。而在睿智、明朗

## 藏魂隐魄羚羊谷

王琪森

照入峡谷,这是峡谷观光的最佳时间,可谓是地上阳光灿烂,谷内彩虹摇曳,让我们欣赏到了这色彩的华尔兹,光影的交响乐,因而羚羊峡谷又被称为羚羊彩穴。

羚羊峡谷是由质地并不坚硬但色泽却十分清丽的红砂岩组成,在暴雨洪水及巨风砂石的千万年冲刷下,谷内岩石被冲击出千姿百态、奇崛各异的造型。就像一个大师级的雕刻家,把这里的岩石当作雕塑体,以丰富的想象、精湛的技艺、多变的笔法创作出了风姿绰约、风情万种而无一雷同的作品,陈列在天地之间。而



书法 陶经新

识一般。其实,我内心深处对她还是很钦佩的,她如何能够抑制住个人的兴趣爱好呢?想来她定是个有主见且内心坚强的人吧?在这方面,其实我还是很相像的。升入高中以后,我递交了入团志愿书。

毕竟长了年纪,在高中我开朗平和了很多,也结交了几个好朋友,现在时兴叫“闺蜜”。好朋友之一却是班级团

## 少年不识愁滋味

王小鹰

支部的宣传委员,三好学生。我与她家离得很近,每天清晨,两人总约着一起沿马路跑步。当时学校正发起“到北京去”的长跑活动,我还有个好朋友,唱歌唱得很好,人称“金嗓子”。她和我同样是团员,她没入团的原因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。平常我们几个在一起,天南地北,家长里短,无话不谈,却总刻意回避着“入团”的话题。我们生怕人家以为我们动机不纯,跟团支部宣传委员要好就是为了入团。

转眼升高二了,团组织不断发展新团员,我跟“金嗓子”不甘落后,心里很着急,终于去找宣传委员谈谈心,汇报一下思想。那日晚上,我俩便去宣传委员家。她很严肃的样子,领我俩进屋,三人突然变得拘谨和尴尬起来,全然没了平日里勾肩搭背,絮絮叨叨

照入峡谷,这是峡谷观光的最佳时间,可谓是地上阳光灿烂,谷内彩虹摇曳,让我们欣赏到了这色彩的华尔兹,光影的交响乐,因而羚羊峡谷又被称为羚羊彩穴。

羚羊峡谷是由质地并不坚硬但色泽却十分清丽的红砂岩组成,在暴雨洪水及巨风砂石的千万年冲刷下,谷内岩石被冲击出千姿百态、奇崛各异的造型。就像一个大师级的雕刻家,把这里的岩石当作雕塑体,以丰富的想象、精湛的技艺、多变的笔法创作出了风姿绰约、风情万种而无一雷同的作品,陈列在天地之间。而

里恨恨地骂她“两面派”,我晓得她也是喜欢古典戏曲的,曾经我和几个戏迷聚在一起唱戏,她进来参加,清唱一段《穆桂英挂帅》,十分传神。可在老师面前却装出一副很革命的腔调来批评我!从此我见了她的面招呼也不打了,像不认

少年时性格胆怯羞涩,成绩一般,是属于中下游的群众。而她功课又好积极向上,头一批入了共青团,并当上团支书。我与她鲜少交往,碰到点点头,打个招呼而已。

那时我正着迷于古典戏曲,沉湎于才子佳人的故事,与当年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。我母亲很是担忧,便向我的班主任“告状”,希望老师能教育敦促我进步。记得班主任几次找我谈话,苦口婆心而语重心长,无奈我却屡教不改。

有一次,我已忘了在怎样的机缘下,无意听到了班主任与团支书的对话。班主任希望团支书发挥团组织的力量来帮助我,团支书以激愤的口吻道:“……她一点不关心集体,不参加班级活动,离团员的标准太远了……”当时我心跳加剧,脸颊发烧,慌忙离开。心

里恨恨地骂她“两面派”,我晓得她也是喜欢古典戏曲的,曾经我和几个戏迷聚在一起唱戏,她进来参加,清唱一段《穆桂英挂帅》,十分传神。可在老师面前却装出一副很革命的腔调来批评我!从此我见了她的面招呼也不打了,像不认

少年时性格胆怯羞涩,成绩一般,是属于中下游的群众。而她功课又好积极向上,头一批入了共青团,并当上团支书。我与她鲜少交往,碰到点点头,打个招呼而已。

那时我正着迷于古典戏曲,沉湎于才子佳人的故事,与当年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。我母亲很是担忧,便向我的班主任“告状”,希望老师能教育敦促我进步。记得班主任几次找我谈话,苦口婆心而语重心长,无奈我却屡教不改。

有一次,我已忘了在怎样的机缘下,无意听到了班主任与团支书的对话。班主任希望团支书发挥团组织的力量来帮助我,团支书以激愤的口吻道:“……她一点不关心集体,不参加班级活动,离团员的标准太远了……”当时我心跳加剧,脸颊发烧,慌忙离开。心



书法 王琪森

支部的宣传委员,三好学生。我与她家离得很近,每天清晨,两人总约着一起沿马路跑步。当时学校正发起“到北京去”的长跑活动,我还有个好朋友,唱歌唱得很好,人称“金嗓子”。她和我同样是团员,她没入团的原因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。平常我们几个在一起,天南地北,家长里短,无话不谈,却总刻意回避着“入团”的话题。我们生怕人家以为我们动机不纯,跟团支部宣传委员要好就是为了入团。

转眼升高二了,团组织不断发展新团员,我跟“金嗓子”不甘落后,心里很着急,终于去找宣传委员谈谈心,汇报一下思想。那日晚上,我俩便去宣传委员家。她很严肃的样子,领我俩进屋,三人突然变得拘谨和尴尬起来,全然没了平日里勾肩搭背,絮絮叨叨

支部的宣传委员,三好学生。我与她家离得很近,每天清晨,两人总约着一起沿马路跑步。当时学校正发起“到北京去”的长跑活动,我还有个好朋友,唱歌唱得很好,人称“金嗓子”。她和我同样是团员,她没入团的原因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。平常我们几个在一起,天南地北,家长里短,无话不谈,却总刻意回避着“入团”的话题。我们生怕人家以为我们动机不纯,跟团支部宣传委员要好就是为了入团。

转眼升高二了,团组织不断发展新团员,我跟“金嗓子”不甘落后,心里很着急,终于去找宣传委员谈谈心,汇报一下思想。那日晚上,我俩便去宣传委员家。她很严肃的样子,领我俩进屋,三人突然变得拘谨和尴尬起来,全然没了平日里勾肩搭背,絮絮叨叨

## 中秋偶寄

汪洁

坐观火树燃明月,笑闻银花爆天阙,村居画意结桂气,阶下诗情诵圆缺。泐茗依案思深切,把盏读香耽长乐,又至中秋今何夜?几度悲欢浑不觉。

月泻银光入城影,风舞桐叶落繁堤,天际霓彩薄半色,江间游舟悄无息。高楼困伴前尘事,长袖难书离愁字,中秋临水愈思亲,彼岸清歌莫相疑。

中秋,团圆的日子,凉风舞动桂气弥漫整个城市,银色的明月笑着对城万家灯火,滨江流连的人们聚在一起,家人,伴侣,朋友,选一个江面开阔的临江露台,边品茗,喝酒,吃月饼,边游戏,畅想,如古人一般赏色吟诗。

中秋的夜晚,江边又见圆得满满的月亮,开得满满的银花,展得满满的深情,人们乐于城内的欢声笑语,悲于胸中的风雨人生,怀念故人,陪伴亲人,托白云和秋风,捎去最美好的爱的祝福。

唐白居易诗曰:“莫对月明思往事,损君颜色减君年。”而此时,人们却偏偏“喜临秋水多念旧,叹对月空无惧衰。”皎月就像一个快乐的天堂,激励着人们前赴后继地追求。对月,邀月,约月,待月,盼月,登月,奔月,揽月,各种表达对月光的爱恋,寄托无限的相思,渴望团聚的幸福。

江上游船无声无息地驶过,驶过前尘往事;江岸高楼霓虹熠熠地生辉,照见心声泪痕。江间无波,天际无涌,抬头透过树影,唯有夜空中的一轮明月,朦胧如星,华丽如环,唯愿飞至月球,从高处俯视城里缤纷的悲欢,层层离舍;感伤欢愉的短暂,人生的虚幻。

沧海月明,思念千山;烟波万重,中秋偶寄。无论是什么阶层的人,不管是什么心情的人,不论你身处何方,只要在这城市里生活着,只要每当中秋月圆之时,哪怕是未知的相相亲爱,哪怕是短暂的团圆美满,在这这么美好的中秋前夜,这么皎皎芳华的月光之下,都愿花好月圆人安康。

相逢若问今何处?便向秋月寻知音。人们依旧有着相似的微笑、不同的忧伤。人们依旧快乐着,疼痛着,也等待着年复一年的城里的月光。夫中秋之夜,唯江上之清风,与空间之明月,拂面而为动,遇目而所感,爱之无尽,恋之不竭。那是千千万万年中的一个城里的夜晚,在江边,有一样的动情的月光。

个月时间,而且就是这个酷热干旱的夏季。如在平时尽管峡谷上空阳光灿烂,但只要一下雨,顷刻间洪水就会从峡谷中奔涌而来,给人带来灭顶之灾。前些年就有12位英法游客在没有导游陪同的情况下来到峡谷,后被突发的洪水卷走,仅一人生还。

在深深的谷底,抬头所见是苍天在上,人人地心。漫步在凹凸有致的谷道,穿行在壮丽静好的彩穴之中,身边的一切是那么的空寂幽谧,远离尘缘。

的亲热劲了。我和“金嗓子”毕恭毕敬掏出写好的思想小结递给她,等她提意见,却迟迟不见她开口。抬眼偷偷看她,发现她满脸通红,双手和膝盖都在发抖,比我们还要紧张!憋到后来,她长舒了口气,方才开口:你们不要以为我搭团干部的架子喔!于是三人一道捧腹大笑起来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,我们依旧是掏心掏肺的好朋友,也常会缅怀年轻时的天真单纯,那澄净的友谊带来的快乐。

两年前,听说母校要迁址了,原址要建现代化地铁交换站。有时坐车路过瑞金一路,总忍不住朝那里多看几眼。那贴满广告画的围墙里面,还能找到我们青春美丽的痕迹吗?

离开母校已经四十多年了,记忆中的校园充满了阳光。

母校情缘 责编:刘芳

